

女友集

賀哲三

NYOON



47.7

内 容 提 要

《女友集》是一部文情并茂的短篇小说集。作者以真挚的感情，朴实的笔致，描绘了陕北妇女的美好形象，刻画了她们纯朴、善良的性格和她们对生活的探求，如《我的干姐妹》中的巧玲和银姐；《视察工作的时候》中的吴志萍；《女友》中的朱霞；《晨》中的桂娟；《金凤凰》中的金女等。作品还洋溢着陕北高原的风光，并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。

女 友 集

贺 抒 玉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 3/4 插页2 字数118,000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000

书号：10151·542

定价：0.44元

目 录

我的干姐妹.....	1
赶脚老人.....	23
永生.....	34
视察工作的时候.....	47
晨.....	66
金凤凰.....	72
红梅.....	89
果园里.....	110
雪.....	121
烦恼.....	134
女友.....	145
我的路.....	167

我的干姐妹

银姐和巧玲，是我在陕北苗家圪塆结拜下的干姐妹。我离开她们已经很久很久了。

一

一九四四年初冬，我被派到苗家圪塆帮助动员妇女上冬学。我背着背包，挎着黄挂包，翻山过岭，走得很快，赶吃晌午饭就到了。

我找到了苗村长，他手里还捏着镢把，一个粗壮的中年汉子，黑红脸膛，显得浑身是劲。他仔细打量着我，问道：“你是乡上说的那位何同志吧？”我点点头。他又说：“你来了好，婆姨女子们一定稀罕你！”不等我开口，他又连着说：“不怕你笑话，我们这地方偏僻、落后，还没来过女同志呢。婆姨女子们还封建的厉害！”他说着就领我去见冬学教员高先生。高先生戴着副老花镜，银灰色的胡子垂在胸前，看样子有五十多岁了。他也说我来得正是时候，要我好好开导开导婆姨女子们的思想。

苗村长安排我住在沟畔上一个老乡家里，又领着我到前

后圪塆转游。我好象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客人，老太婆见了我，把脸吊得多长，婆姨们见了我，躲在婆婆身后，射出疑问的眼光。有的婆姨从窑里探出头来，我一看她们，她们就低下头，连忙拿起针线活。我背后还跟了一伙碎娃们，有的好奇地摸摸我的挂包，有的干脆放声喊道：“快看女同志！”

我真没想到，第一天，就让人觉得这样难堪！我开始相信村长的话了。他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安慰我说：“女同志，你来了就是稀罕嘛，莫着急，慢慢来！”

以后，我就一个人开始活动了。

苗家圪塆的人住得很分散，前后圪塆距离有二里地，村子中间隔条沟，出了沟有条小河，村周围尽是望不断的黄土高山。每天，我前圪塆出，后圪塆进，挨家挨户去串门儿。可是任凭你说得嘴干舌焦，也没一个妇女报名上冬学。虽说她们不象第一天那样躲着我了，开始亲热地和我拉话了，可是一提到上冬学的事，就摇摇头走开了。过了六、七天，高老先生把十多个男老乡编了一个组，开始上课了，可是妇女组还没个影影，真急人。

这天，我吃过早饭，站在沟畔上东张西望，不知该往哪里去。忽然，对面高高的硷畔上站着两个婆姨，也在看着我。呵，对面高硷畔上住着人家，离我这么近，怎么忘记去了呢？我不由得自个裂开嘴笑了，快步跑下沟去。可是，等我下了沟，抬头一看，那两个婆姨一溜烟跑回窑里去了。

我只好顺着沟走到河边，心里真纳闷。小河清清的流水，在阳光下透明发亮，河底的一层碎石子，被水冲洗得又

干净又光泽，几个小石子浮动，慢慢就被冲走了。我坐在河边，顺手拣起块小石头，漫不经心地扔在水里，水纹一圈圈散开去，好象在讥笑我。是我长得又瘦又小，不象个大女同志吗？我想着想着，都难受起来了。

这时候，背后传来了脚步声。我慢慢回过头来，噢，是刚才站在硷畔上的那两个婆姨，一人提着一篮儿脏衣服，从坡上走下来了。她们几乎是小跑着下了坡，偏偏来到我身边，各人拣块石头坐下来，拉出篮子里的脏衣服，泡在河里。还抿嘴笑着看看我。

她们这种一点也不躲避我的亲切笑容，使我顿觉兴奋起来。我也顺手掏出口袋里的手帕，洗起来。她俩一起转过头又向我微微一笑，我也向她们笑笑，忍不住开了口：“你们在硷畔上住？”

那个年轻的媳妇，扫了我一眼，故意嗔怪地说：“嗯，你怎么不到硷畔上来？”

那个年纪大些的婆姨也低声说：“我们等你几天了！”

我听她们这一说，心里好不快活。我也暗暗责备自己，前后圪塆跑遍了，怎忘了去硷畔上呢？我连忙说：“我正想去找你们呢！”

我还没说完，那年轻媳妇又问：“念书识字，是你教我们吧？”

“村上把冬学教员早都请好了，你们不认识高老先生吗？就在你们硷畔对过左边那个大窑里住着。”

“女人也是他教？”

这一问，提醒了我：“那你们要谁教？”

“要你教。”

“我教，你们来吗？”

她俩笑了，那个年纪大些的婆姨说：“要是你教，光岭畔上就有三、四个婆姨报名哩。”

呵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哪里还顾得洗手帕，干脆坐在她俩中间拉谈起来了。

原来她们是两妯娌，嫂子叫银姐，三十二岁，弟媳叫巧玲，和我同年，十七岁。巧玲长得很壮实，红脸蛋，短帽盖，圆脸盘，大眼睛，说起话来嘴利声高，一点也不拘束。银姐说话声音很轻，又慢，老是眯着那对会说话的单眼皮眼睛，身子依着我，老象是说悄悄话，她那细细的象柳牙儿的眉毛和鸭蛋脸，虽没有巧玲壮实，倒很秀气。她长叹了一口气，对我说：“咱这穷山圪塆，人老几辈子都没和书打过交道，不说女人们是睁眼睛瞎子，男人里会写各人名字的也稀少，过年写对联，平常写封信，都得跑几十里到镇上去求人。我娘家在镇上住，他们去年就办起了冬学。”

巧玲也说：“我娃他爸说，那位高先生还是从镇上请来的老先生呢。”

“你娃他爸叫啥名字？”

巧玲湿淋淋的手，一把捏住了我的手：“我娃他爸叫周二海，你不认识他？他见过你几次呢，还和你说过话呢。这村里男人上冬学，他是第一个报名的。”

银姐抿嘴笑笑：“我兄弟是咱村民兵队长，对公事可热心哩，人家两口子都是村里的能行人。”

巧玲放开我的手，嘿嘿一笑，拿起小棒捶用劲捶打起衣

服来了。

我想起来了，周二海就是那个个头不高，看上去很精干的小伙子，常戴个浅灰色的干部帽子，蓝夹袄上扎条红皮带。我又回头问银姐：“你男人叫周大海吧？他上了冬学没有？”

谁知我这一问，银姐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，低下头自顾洗衣服去了。巧玲忙给我递了个眼色，故意急着说：“呵呀，快做晌午饭了，嫂子，快点洗。”又把脸转向我：“女同志，有空到我们硷畔上来。”

银姐突然沉默，使我有些诧异。我帮她拧衣服的时候，她脸上还是那么不自如的样子。

二

自从河边认识银姐、巧玲以后，我每天都到对面硷畔上去。她妯娌俩住在一个院子里，院墙中间有个豁口。虽说兄弟俩早已分家另过，他们相处得很和睦，俩妯娌亲热的象姐妹一般。

我要是有一天忙得抽不开身子去硷畔上，心里总象缺了点啥似的。她们一天不见我，也会心急得坐不住。有时天一黑，我就听到巧玲在硷畔上隔沟喊我：“红英……”

她的嗓门又尖又亮，一声就传到了我耳朵里。我过去以后，不是银姐叫我吃蒸山药，就是巧玲让我吃煮南瓜，不然，又是谁家婆姨送来了红枣和炒瓜子……。过两天后，情况就变了，我一去，不是银姐问我字怎么写，就是巧玲问我字怎么念。我要迟去一会儿，就会看见巧玲抱着娃娃和银姐

一起站在硷畔上等我呢。

这些日子，我欢喜极了。通过她妯娌俩的串连，已经有五个妇女报名学习了，只是他们和男人一块学习嫌怪，要我先教几天。巧玲家只有一个不满百天的娃娃，二海思想又开通，学习地点就选在她家里。给妇女们教了几天字，她们就把我当知心人了。每天教完字，就扯起了家常。大家最爱议论的话题，就是巧玲小两口子。什么二海怕婆姨呀，巧玲家法硬呀。有个胖大嫂悄悄对我说：“巧玲可是个利索婆姨，连二海都服她哩，甬看二海是民兵队长，对别人说话口大气粗，一回了家，连个子都矮了半截子。”

可是这一晌，我倒并没有看出巧玲有多精干，反倒觉得她很邋遢。看她那窑里，除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炕上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锅台上盆盆罐罐摆得整整齐齐。这几天，完全变了，有时连被子也不叠，就用手推到炕角堆起来，吃过饭的碗筷搁在锅里不洗。连自个身上也不拾掇了。那又稠又黑的短发，散乱地披在耳后，有时给孩子喂过奶，连纽扣也不扣好。看见有人来了，或者临出门呀，才慌忙结好扣子。她拿木梳子梳头的狠劲儿，好象头发不是长在自己头上似的。她忙什么呢？一走进窑，我才明白了。她家锅台上、炕楞上，都写满了歪歪扭扭的粉笔字。过了几天，连结婚时娘家陪嫁的一个红门箱的门扇上，也写满了粉笔字，红白相衬，特别显眼。

一天晌午，我来到她家的时候，她正坐在炕边给孩子喂奶，还把膀子伸得很长，用劲在炕楞上写字呢。我进门她都没觉察，直等我走到炕楞边，她才抬起头来，招呼我坐下，

又问我她写得对不对。因为晚上乡上来人了解情况，我要她去找妇女们来，选一个学习组长。

她急急慌慌喂过奶，把娃往我怀里一放，就腾腾腾地跑出门去了。我抱着巧玲的小宝宝，他睁开小眼怯生生地望着我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我怕惊醒他，只好抱着在地下转圈。我走近红门箱跟前，仔细看着那些用力描下的字，忽然发现两扇门箱上的笔迹不一样。右边的字写得规规矩矩，左边的字歪歪扭扭，象要躺倒似的。“马”字写得少了条腿，“羊”字又多长了个角，“玲”字左右都写反了。我不由得笑出了声。刚拿起粉笔要帮着纠正的时候，二海回来了。

二海刚从地里回来，把锄把立在门背后，脸红扑扑的。一进门就乐哈哈地说：“同志，咱是粗人，写得不好，不要笑话。”他看我抱着孩子，歉然一笑，忙接过他的小宝宝，轻轻放在炕上。他自己又揭开锅盖，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烩菜，拿了个窝窝头。谦让了我一句，就蹲在地下，吃起来。

二海今天没有戴干部帽，而是系着一条三道道蓝的白毛巾。吃饭的时候，把毛巾解下来，露出了刚剃过的光头，显得更淳朴、憨厚。我简直想象不来他还是一个威风的民兵队长。

我仔细端详两扇门厢上的字，才断定巧玲的字比他写得好，不由得在他面前夸了巧玲几句。谁知二海咽下一口饭去，嘴一撇，不服气地说：“哼，谁象她，学成‘字’迷了，家里的事都撂下不管了。同志，你看她把咱这窑弄得乱糟糟的！前天后晌，我赶集回来，锅里的水滚着直冒花，她还只管坐在灶火前在地上划字哩。连米都忘了下。昨天晚上

上，我一进门，就闻到一股臭味，娃娃卮的染出一炕，她还只顾在灯下写字呢。气得我训了她几句，她这人呵，没理还不认输，就为这，还和我吵架呢。”

二海开始叙说的时侯，还带着笑脸，说着说着真的上了气，把碗放到地上，抡起了筷子：“还有件气人事呢。我前天到集上买了支铅笔，一张油光纸，钉了个本子，晚上睡觉时，好好装在口袋里，谁知今天一早起来，一穿衣服不见了。你说，这东西不是她拿去了，还有第二个人不成？同志，你应该好好教育教育她哩，总该把咱这家收拾一下嘛！”

二海一边唠叨着，一边又端起碗，走到红门箱跟前仔细瞅着巧玲的字，突然诧异地说：“咦——，她也学到这一课了！”

“咋，不服气？”巧玲前脚刚踏进门，就顶了一句。

“谁敢不服气，我刚才还给何同志夸奖你学习积极哩，不信你问……”

没想到二海的语气转换得这么快，以至于巧玲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的时侯，我只好笑着点点头。

二海放下碗，抹了抹嘴，从墙上摘下那顶浅灰色的干部帽戴上，正要跨出门去的时侯，忽然转回身来，向巧玲伸出手：“拿来！”

“拿啥？”巧玲佯装解不下。

“不要装洋蒜，昨晚上你从我衣服口袋里掏走了啥，快给我！”

巧玲卟哧一声笑了。转身对我说：“你看，他对我就不平等。正好请你评评理。前天他上集，只知道给自己买铅笔，

买纸订本子，把我丢到了脑门后！”说着又转向二海：“你这是啥思想？等下一集再买去，这一份我要用哩。”

二海站在门口，不言不语，两只眼满窑里打转。突然，他一个箭步窜到门箱跟前，踮起脚尖，从门箱顶上拿出本子和铅笔，跨大步跑出门去了。

“眼还真尖呢。”巧玲故意嗔怒着说，要不是孩子哭了，要不是当着我的面，她准会扑上去抢回来的。这时，她解开扣子，抱起孩子，忙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。

我看着二海跑去的背影，想起胖大嫂曾对我说：“二海训练民兵怪威风的，等到送巧玲走娘家的时候，就紧跟在她屁股后边，巧玲走快了，他也步子换得快了，巧玲走慢了，他就一步三摇，活活象个影子！”我不由得嗤嗤笑了。

巧玲扭过头，见我还对着她笑，她显出那么天真的神情：“红英，你莫看我娃他爸可笑，可是个顶好的人！村里啥工作都往前扑，地里、山上劳动起来象个牛犊子，回家来不象我哥他们，长长睡在炕上，尽等着人伺候哩。……”

她说得那么自然，话音里流露出的真挚情谊，深深感染了我：“还是各人自由的对象称心嘛！”

巧玲红着脸低下了头。其实，银妞早就告诉了我。二海到她娘家村里帮着操练民兵的时候，巧玲就站在场边的大树下偷偷瞭望呢。二海趁休息的时候，走到巧玲身边，向她讨碗水喝。巧玲跑回家端了碗滚水，里面还悄悄放了糖。二海两口喝完给她还碗的时候，学习八路干部的见面礼，用力握了一下巧玲的手。后来，巧玲寻起她姨，她姨又寻起银妞，就说合成了这门亲事。

也许巧玲正低下头，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，只听得孩子咽奶时的咕咕声。突然间，从隔壁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。不用问，就知道是大海和银姐又发生了口角。

“又吵了！”巧玲向我努努嘴。

“又为了啥？”在我印象里，银姐一提起大海，常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

“刚才，我去喊嫂子过来，我哥眉头上就结起颗疙瘩。你看我哥的脑筋死不死，他还对我二海说，小心巧玲识了字，翅膀就硬了！我二海说，不怕，她认，我也认。男子汉大丈夫还能叫认字整住？”巧玲又生气地说：“把那男子汉也瞎当了！就知道给老婆耍歪。我嫂子那人，你不要看她精明能干，对待我哥，满没办法，就会鼻子一把，泪一把的。”

我正欲过去劝劝他们，可是婆姨们三三两两都来了。不一会，银姐也来了，手里没拿本子，老是低着头，不时撩起衣襟擦擦眼睛。我没有问她，先教大伙认字。学完字大家就选组长。有人提巧玲，可巧玲偏偏提议她嫂子当组长：“谁都知道，我嫂子心灵手巧，办事心细稳重。这些日子，就她学的字多。”

大伙听巧玲介绍，有的点头称是，有的不言语，只有后圪塆那胖大嫂插嘴说：“银姐是心灵，就是她那男人……”

“我哥思想落后，我嫂当了组长，正好教育他……”

大伙不吭声了。银姐还是低着头说：“胖大嫂说得对，还是另选旁人。”

猛然间，大海黑煞着脸站在门口了。他朝屋里扫了一

眼，对着银姐说：“饭凉了，给我热一下。”

银姐脸憋得象个紫茄子：“你自个热去，我顾不上！”

大海站在门口，歪着嘴，把腰带解下来又用劲搭在肩上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尴尬地扭动着身子。

“死没出息，婆姨学习一会儿，还要搭屁股撵上！”那个胖大嫂低声嘟囔了一句。

大海的脸刷一下煞白，我真担心他会大吵起来，多亏巧玲的巧嘴：“哥，你先回去，我们正选组长哩，一会儿我嫂子就过去了。”

大海狠狠盯了银姐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窑里的空气又活跃了。也许银姐刚才的表现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。她当选了组长。

婆姨们走以后，银姐把我拉得坐在炕楞边，叹了口气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人活脸，树活皮，我命不好，逢上这种男人，尽给我在人前现丑！”

我安慰了她几句，顺便问：“你今天怎么没有带课本来？”

“唉，说不成！这几天，我总是把书压在炕毡底下，刚才巧玲喊我，我揭起毡，书不见了。”

巧玲的嘴就是快：“自己家里放的东西，还能丢了？保险叫我哥藏了，就问他要。”

“刚才就是为这事和他吵架呢。他嘴硬，不认帐！”

这时候，从隔壁窑里发出一阵烦躁的咳嗽声，银姐的身子下意识地颤了一下，又扬起头来，侧耳细听：“唉！刚才又把那位神神惹下了，回去还不知是啥下场！”银姐说着，

溜下炕沿，匆匆走了。

三

妇女冬学组成立以后，她们的情绪更高涨了。

每天，晚饭以后，我就跑过沟给她们教字。这些日子，她们已经不满足于认字了。让我给她们讲妇女求解放的故事，还叫我教歌子。我就给她们教“兄妹开荒”、教“李桂英纺线线”，这下可热闹了。她们也给我唱民歌。我才发觉，她们每人都会唱几个陕北小调呢。“走西口”啦，“三十里铺”啦，“信天游”啦，小曲儿真多。

这天晚上，教完字，我提议：“大伙放开嗓子唱，我也跟着学，行不？”

巧玲把孩子放到炕上，跳下炕来：“人熟惯了，不怕笑话，唱就唱，大伙说，唱啥？”

银妞说：“唱个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……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就喊了声“一、二”，可她们你戳戳我，我戳戳你，谁也不先开腔。只见巧玲干咳了一声，领头唱起来了。只是你高一声，她低一声；这个唱得快，那个唱得慢；这个高喉咙大嗓子，那个又细声细气，合不到一起。

“哟，声音不齐！”银妞一句话，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大笑起来。

随后，巧玲又带头唱起了“刘志丹”调儿，大伙跟着哼起来，起初声音低，慢慢放高了。银妞和前圪塆一个女子，坐在炕上，手拉手，摇着身子唱。巧玲背靠着门箱，嘴巴张得最大，那个胖瘦子唱得闭住了眼，她手里合线的凸，都掉

在了地上。

“唱得好，呱呱叫！”

突然，门外一个后生拍手大喊了一声。

众人猛一惊，歌声象二胡弦一样，绷断了。

“谁家儿子偷听？”那个胖嫂子一下跳下炕来，咚咚咚地追到门口，向窗外张望。门外一阵“霍踏踏”的脚步声远去了。

妇女冬学组唱歌的消息传开了，村里爱说笑的男人，常跑来欢迎她们唱歌。银姐就是心灵，还编了个新词儿，大伙很快就会唱了：

男人劳动把地上，
女人劳动把布织，
两口子商量把字识，
和和气气过日子。

从此，前后圪塆的婆姨、女子，一吃过晚饭，就到硷畔上来串门。起初来看稀罕，过两天也就跟着认字，学歌子了。

冬学组又发展了几个妇女，银姐，巧玲整天乐得喜眉笑眼。

四

苗家圪塆妇女们的学习热情，紧紧吸引着我。我的工作期限就要满了，这两天，苗村长叫我想办法动员妇女和男老乡一块上冬学，由高老先生教。

有一天，我给她们试着提了一下，大伙一听就嚷开了。那个胖嫂子说：“哼，和男人一块学，我才不去哩。”前圪塔那个新来的女子说：“你走了，我们就不学了。”银姐、巧玲在一旁只笑不言语，以为我和她们要笑哩。

婆姨女子们走了以后，我对银姐，巧玲说了我要走的事，她俩无限依恋地拉着我的手，其实我又何尝舍得离开她们呢！

好一阵，她俩不言语。过了一会儿，银姐搂着我的肩膀：“我还当你哄我们哩，果真上级要调你回去了！你放心，我们尽量动员妇女们到高先生那边去学，这事就拦在我妯娌俩人的身上。”

巧玲有些羞答答地样子：“就怕学不好，叫男人们笑话。”

我拉着巧玲的手：“难道你怕赛不过你家二海？”

巧玲笑着不言语了。

第二天晌午，银姐、巧玲就把妇女们召集起来了。真没想到，银姐巧玲你一言，我一句，说得众人只是点头应承。只有那胖嫂子撅着嘴，还说要再思量思量。

银姐真机灵，她怕那几个妇女跟着胖嫂子变了卦，便激励众人说：“咱正学到热劲儿上，散伙了，算啥嘛。光嘴上说说不算，做出来再看，也不枉红英妹妹教了咱一场！以我说，干脆咱今黑地就去上冬学，不要叫男人们把咱看扁了！……”

巧玲也接着说：“走到这一步了，还能打退堂鼓！”

妇女们，你眨眨我，我戳戳你，抿嘴笑的，挤眉弄眼